

9100.6594

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4 1937

19

國粹叢書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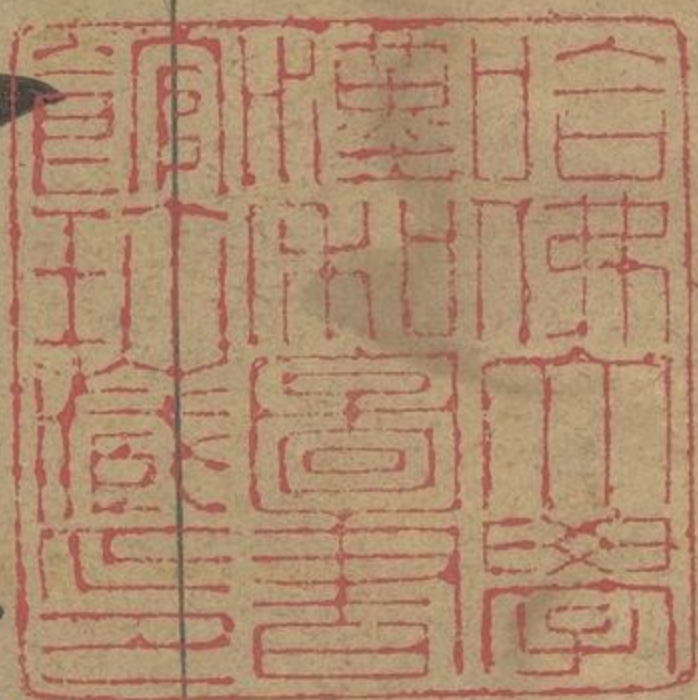
戴

福

夫

集

冊下



國學保存會刊行

戴褐夫集

續補

種樹說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婺源何翁。精於種植之術。而樹木以杉爲貴。其獲利也多。以其栽植培養澆灌之方。一書之於紙。分爲數則而廣布之。使人有所效法。其意厚矣。翁諸子請予序之。余惟讀書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絕矣。田則盡歸於富人。無可耕也。牽車服賈。則無其資。且有虧折之患。至於據臬比爲童子師。則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若夫修身以取必於天。而天道之爽。百求之而無一應也。將欲求之於人。而一引手援之。非可望於澆漓散樸之世也。天與人皆不可恃而求之。而輒應且不我欺者。惟地力而已矣。地力之獲利者。多惟樹而已矣。蓋余聞武進有老儒吳氏。貧無隔宿之儲。室前有隙地丈許。偶種瓜數本。每日以盥面之水澆之。時順治九年。東南大旱。餓莩抱金錢珠玉以死。而老儒獨以瓜熟纍纍。活其家七八人。夫種瓜之效且如此。而況於樹木乎。夫樹木之勤苦。計一月間。從事於栽植培養澆灌者。不過數日。而得以其暇從事於

學問之事。積十年而已得利焉。積之愈久。則獲也愈多。故讀書之士。所以治生者。舍樹木無他策焉。而人顧舍是而徒求於不可恃之天。與人則亦終窮且沒而已矣。昔者諸葛孔明位爲丞相。而家之所取給者。僅成都之桑八百株。其家已不爲貧矣。然則樹木以治其生。豈獨讀書宜然哉。是故居沃土市廛。則宜種花菓。居川澤則宜種桑柳。居郊野則宜種竹。居巖壑山谷間。則宜種松杉。杉之利雖稍遲。而百倍於他木。或曰。士欲種杉。而力不能辦。則奈何。曰。如翁之法。則買苗之費無多也。山石礮角。人所不爭。其值甚賤。可易得也。倘以其獲利稍遲也。而置不爲。以至窮且沒世。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者是也。人之一生。壞於因循惰窳。而不爲者。又豈獨此也哉。余素有志於種樹。而頗不諳其方。今得翁是書。而年已垂老。不能爲矣。故書此以告夫士之欲治生者。

訂交序

余無似。竊不揣有志。欲交接一二奇偉魁特之士。相與論古今成敗得失。身所遭逢。喜而相歡也。或悲而相泣。懷此志久矣。而卒未之遂。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乃遂絕意交遊。

自甘廢棄。思古人而不得見。往往慷慨悲歌。至於泣下。歲丙辰之秋。有友數人者。歎吾門而造焉。告曰。吾數人者。相友善。子所知也。懼交之不誠且久。而欲重之以盟誓。竊聞足下義最高。敢求有以教之。戴子遷延而對曰。曷敢哉。曷敢哉。余故塊然其獨居。漠然其無徒者也。將何以告諸君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人惟彼此之不信也。故盟盟矣。其爲不信者如故也。且或爲不相信者更甚也。是故盟者。君子之所不爲也。且諸君固亦嘗知交友之道乎。今夫交友之道。慎之於始者。必無不終之患。而情之太密者。卽爲疎闊之萌也。今鄉曲之士。但以氣習風聲。與夫年齒門第之相若。則忽然聚。不踰時而已爲途人。甚至信然相牙噬者。亦時時有之。世衰道微。卽親昆弟。同父母。猶懷猜忌。而况朋友之間。強不知誰何之人。而期之以死生患難。不可易之節。此名世之所以益與世絕。而願與鹿豕爲羣也。今諸君之爲此也。其有志於古之道耶。抑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耶。其果有志於古之道也。則志吾之志。所云重之以盟誓者。於古之道已大相背戾。而不可爲也。若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則何以過吾門。而諄諄乎問之。諸君持吾言去。其相與共守此意否也。苟有食厥言者。終身不見余。余無憾焉。

劉光祿墨卷序

爲其事而求其效。效之既收。而遂棄其事。莫之顧者。古未之有也。百工之於器。農之於耒耜。終身執其業。弗遷久焉。而益至於精且熟。夫經義也者。是亦士之利器與耒耜也。而世俗之言曰。以經義求舉。譬若叩門之石。然門開而石即棄去。信斯言也。則是昔之時。以經明行修舉者。既舉而經可不明行可不修也。以孝廉舉者。既舉而可不孝不廉也。以賢良方正舉者。既舉而可棄其素履。即於邪僻也。且夫經義者也。所以明天地古今萬物之理。非若詩賦之專工綺麗。策論之終歸廓落也。彼以詩賦策論舉者。不聞厭詩賦策論而棄去。不顧何獨於經義而棄之。光祿卿南陵劉公。自少以經義名於時。旋登高第。直承明。改給諫。風節矯然。久之致政歸。閒居無事。日研窮於經義。益精且熟。其所自爲。無慮千篇。而又取有明以來墨卷。擇其最善者。點次評論。獨詳且確。爲一時選家之所不及。至於論文數則。啟古文之秘鑰。而爲後學之津梁。亦有明諸先輩之所不及也。書既成。公之弟子門人。爲雕刻之。而公命序於名世。名世之師爲張帽谷先生。先生實出公之門。名世貧賤迂疎。無用於世。而經義一道。猶不至爲當世所棄。溯本窮源。

竊亦深幸其有自。故爲之序。

閩闈墨卷序代

余也少而讀書。竊聞長老之言。以爲先輩於場屋之文。能預定其取舍。及其名之次第。士每出闈。輒鈔寫以請正於鄉先生。鄉先生一覽。即決之曰。某也錄。某也弗錄。其錄者曰。某也前。某也後。已而果然。無一爽者。余聞而心異之。以爲主司之所見。何其與外間之擬議。適相符契有若此也。蓋文章風氣之盛於此。驗之矣。當是時。人人自爲機杼。不相剿襲。其品格之高下。辭章之雅鄭。波瀾之大小。皆一一自呈露於行墨之間。其或得或失之故。與夫名次之前後。彼實自爲之。而主司無與焉。主司者。第如其所自爲者。以付之而已矣。故主司之所見。與外間相符契。職此由也。自世俗趨於雷同。士之所作。皆若出於一手。然者。主司於此。雖欲操衡量。定其短長輕重。而已困於錙銖毫髮之間。故其錄者。未必果勝於弗錄者。其錄之居前者。未必果勝於居後者也。癸酉之役。余奉命典試八閩。余之弗文。學殖荒落。獲從諸君子之後。而荷司衡之任。欲其取舍無弗當。而名次之前後。無或爽也。豈不難哉。鎖院之內。手披目覽。往復較勘。惟恐失一士而衡。

量之有差也。既撤棘，則頗聞外間之評論，實有與符契者。爲選而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以質之大人先生，有所教益，以誨余之不逮，是則余之幸也夫。

浙江試牘序代

司文章之衡，其道有二。曰公，曰明。其說由來舊矣。所謂公者，苞苴則盡絕也。請託則盡謝也。而不敢惟私之是徇。至於文之當斥者斥之，當錄者錄之，各有一定之位置，而無毫髮錙銖之差謬。所謂明也，是二者苟失其一焉，而士子遂有屈抑之患，僥倖者得志而真才淪沒，其文體由是大壞而風俗人心亦趨於衰敝。然則司文章之衡者，夫豈可苟焉而已哉。余以爲公與明者，不可缺一，而明之爲道更難於公。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今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不計利害而顧名義者。一時貪婪自恣，而誚讓非笑之者，四面而至其旁，而探囊挾篋趨而去者，比比皆是也。一旦羅於功令，則惟已實受其咎。故苟有志者，未有不以公自矢者也。至於文章一事，人之識見各有短長，又性情之所好尚，或執一格以爲去取，且以一人而定數十百縣之文，迫於時日，困於目力，則當斥而不斥，當錄而不錄者，容有之矣。雖有錙銖毫髮之差謬，而在司衡者，初未嘗於其

間有所上下其手，則其於心宜亦可以無愧，而余以爲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者何也。余起家縣令，即以縣令之聽訟者譬之。今有兩人於此，同爲縣令，一則鬻獄而視其賄之多寡，以爲曲直，一則廉潔自持，而疎於讞決，情僞不審，而聽斷失平，是非倒置，夫倒置於貪吏之手，猶得以賄爲辭，而所爲是非者，故在也。倒置於廉吏之手，則屈者無以自明，而宿奸巨猾，猖狂橫行，而莫之禁，至是而違經乖義，舉所爲是非之常，竟蕩然不復存矣。今夫貪吏之鬻獄者，則不公之說也，而廉吏之聽斷失平者，則不明之說也。由是觀之，則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可知已矣。余少爲諸生，即嘗持此說以論司衡之任如此。自登第以後，屢司文章之柄，去年秋，主考江南，撤棘之後，所取文字，頗不爲大人先生所非。然余實惴惴不敢以自信也。今復視學浙東西，其所以進退多士，蓋亦猶夫前日主考江南之志云耳。余又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執一格以言文，而文不足言矣。多士試取江南墨卷觀之，其中無體不具，而誠不敢執一格以爲去取，則今日所以進退多士者，亦猶是志也。余雖不敢自謂公也，而苞苴之有不絕，請託之有不謝者，蓋已無矣。至於位置失當，錙銖毫髮之差謬者，豈遂無之。然平生之志，實有鑒於

此而不敢以不慎。於是取其所錄之文之最佳者。次第刊之。以請正於大人先生。並使多士知所從焉。而毋執一格之文以求售焉。

壬午墨卷序

文章之是非。有定乎哉。何以場屋之中。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文章之是非。無定乎哉。何以得之者而天下卒不以爲是。失之者而天下卒不以爲非也。嗟乎。有定者在天下。而無定者則在主司而已矣。且夫主司所恃以衡文者。其道有二。曰公曰明。斯二者不可一之有缺者也。公者是是非非。無所或偏也。明者是是非非。無所或淆也。自非窮極文章之源流。而深識文章之變態。不能於是非之際。而一無所蔽。故夫明之一言。主司尙或不敢遽以之自信也。若夫請謁苞苴之不行。而主司者可以自信爲公矣。謂夫吾之是是非非。未必盡當。而此心之一無所私。一無所徇。可以告無愧於司衡之責矣。夫以爲一無所私。然已私於其非之者矣。以爲一無所徇。然已徇於其非之者矣。賢否倒置。進退乖舛。其爲不公。孰大於是乎。鑑必明也。而後人之照之者。妍媸立見。夫其妍媸之莫能掩者。公也。而必須乎鑑之明焉。今也持其至昏之鑑。以照人而妍與媸。

皆莫辨。於是憑臆以斷。指毛嬙西施爲天下醜惡。而以戚施籬籬爲佳麗。無過於是焉。而可乎。故夫明所以成其公。不明者不公之至者也。有訟於此。其曲直勝負。一人聽之而得其平。一人聽之而直者負。曲者勝。此兩人皆請謁苞苴之不行者也。而既已聽之而失其平矣。尙以爲一無所私。一無所徇。沾沾然自得。妄冀輿聽之而輿得其平者。並稱爲廉吏乎哉。吾故謂不明之罪。甚於不公。而不明乃其所以不公也。僅區區請謁苞苴之不行。而適以見其不公而已矣。且夫文章之定衡。原在天下也。其得者未必皆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人皆能訟言之。而卒不知其得失之故也。或有爲之說曰。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亦命也。世蓋有星家術士。挾其支離瑣細之技。往往爲人推測支干。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得也。又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失也。主司者以大吏而操文章之柄。非若星家術士爲也。至使文章之事無權。而一聽其命之得失於場屋之中。固已爲星家術士之所笑矣。或又有爲之說曰。科第之事。類有鬼司之。假使得所當得。而失其所當失也。則是人有權而鬼爲無權矣。吾以爲文章之事。非鬼之所得與也。非其職而妄干之。且舉是與非而顛倒之。鬼之淫昏。抑已甚矣。在主司者。奈何以已之權。而委之於

淫昏之鬼耶。然苟公且明之主司。進退上下。一以其權歸之於己。而是時並無所謂鬼也者。得以闖入之也。然則文章之是非。果其有定。而可以閉星家術士之口。而窮其技。可以使淫昏之鬼。不得肆其虐於場屋之中。是在主司之明而已矣。今歲壬午。當賓興之期。如余之所論。固萬萬無有。然而草野書生。深思過計。輒往往好言文章之事。而主司者。多大賢而能受盡言者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敢附此義。以著其公與明之說。要使無定者歸之有定。是賢主司之所許。而不以為狂且諄者也。適墨卷既竣。而為之書其說如此。

戴褐夫集續補遺終

戴褐夫集

紀行

庚辰浙行日記

歲己卯冬。鴻臚寺少卿兼戶部科給事中保德姜公。奉命督學浙江。貽書於余。欲余入幕中。贊理其事。庚辰五月抵任。其公署在嘉興。是月十五日。遣一役及一僕。至江甯相送。余於十八日。由虎踞關出太平門。是日天氣頗暑。而道旁多樹陰。余時時下肩輿。憩於樹下。私自念年近五旬。而無數畝之田。可以托其身。終歲傭書客遊。閉門著書之志。將恐不得。遂為之慨然泣下。姜公頗知余。或能成余志。窮生妄念。寢寢乎動。又不覺自笑也。是日宿龍潭。過中山王及岐陽王墓。塚木森然。墻垣無恙。蓋兩家子孫尚多。歲時上塚修葺。不似孝陵之荒涼也。十九日至鎮江。登舟。宿丹徒鎮。二十日宿戚墅堰。二十一日泊虎丘。登岸遇六安州楊希洛。坐可中亭下談良久。二十二日未至平望二十里宿。二十三日昏夜到嘉興。姜公見余至大喜。命酒歡飲。且曰。吾知子甚深。校閱之事。一以委子。他酬應文字。亦惟吾子是賴。吾子平生著書之志。吾亦當為子成之。閱三年。

既滿任。而公之言頗不讐。浙中文風敝極。而士習偷薄。爲他省所未有。外間知余專校閱之事。而素忌余論文之嚴。深懼其不售。又知余之不可以私相干也。於是嘉興湖州兩府之士。多造作蜚語。以搖姜公。而冀余之去也。胥役某。姜公所愛信。亦忌余在內。不得行其奸。於是表裡爲讒言。姜公始亦不能無動。尋察知其妄也。任余益專。而姜公公且明之譽。遠邇無間言。輕薄之士及猾吏。自是不敢爲飛語。且相與頌之。而文風亦稍變矣。嘉興試事既畢。於八月初六日往湖州。是日大雨。余坐肩輿出城。衣盡濕。登舟宿平望。明日到湖州行署。署狹隘甚。同行者多人。人各數尺地。殊不可一朝處。九月初四日。始得往杭州。是日宿菱湖。泊奎章閣下。明晨登閣望之。菱滿湖中。人家約數千。岸上皆桑樹。蓋東南蠶桑之盛。莫過於湖州。而此地煙水茫茫。兼收菱芡之利。其風景甚可樂也。是日行數十里。望見杭州諸山。宿北新關。初六日入舉場。蓋杭州校士。舊有公署。而日就傾圯不可居。故督學校士。即在舉場也。十月初五日乃得暇。出遊西湖。觀所謂十景者。徧遊飛來峯冷泉亭靈隱韜光及靈泉之勝。薄暮還署。初十日出草橋門。渡錢塘。過蕭山。十一日至紹興。紹興行署爲故提督田雄府。田雄乃明末副將。執安宗以

降於本朝者也。其府甚壯麗。相傳其楹帖一聯。有曰手擒三天子。身總五諸侯。蓋雄既執安宗。復執潞王。走魯王。或曰隆武之敗。雄亦在師中。魯王亦嘗監國。雄所指三天子。謂弘光隆武及監國也。降後部下有五總兵。受其節制。故云。十一月初三日。謁禹陵。有窆石亭碑文。韓揚撰。天順六年也。岫樓碑御史王紳立。嘉靖二十年也。陵下有禹碑亭。陵旁有泉。曰飛泉。碑臥地。初五日登府山。遊蘭亭。初七日自紹興啟行。泊舟舞陽侯廟。換小舟。遊吼山及樂壽菴。還舟宿。初八日。初九日。所過爲上虞餘姚。初十日過西壩。壩左右各豎一柱。各繫索。挽舟使上。既上。縱而使下。若轆轤然。是日至甯波。二十八日過鄞縣署。縣令姚君銳。余同縣人。留余飲。夜二鼓乃還。二十九日啟行。還嘉興。十二月初二日。過北新關。初三日至嘉興。是時幕中賓客。有漢陽王孟穀。溧陽周簡如。丹徒張鶴天。各辭姜公歸。余亦欲歸江甯。經理家事。姜公與余及周張二君期。俱以正月復至。初九日。余與三君同舟行。初十日至閶門。大雨不得登岸。是夜風雪大作。凡八日乃止。舟頗不得行。孟穀留吳門。不即歸。簡如至無錫。先別去。余與鶴天至丹陽。乃別。十五日自丹陽僱肩輿行。雪更甚。深且數尺。彌望皆白。真奇景也。十七日到虎踞關寓舍。

辛巳浙行日記

余以再赴督學姜公之約。於正月初八日啟行。策蹇驢。宿旬容。次日至丹陽。賃舟。是時各官以賀新歲。往蘇州謁巡撫。舟盡賃去。薄暮乃賃一小舟。僅如葉。晝夜行。十一日至吳門。宿友人汪武曹家。次日晤顧俠君。顧有常。晚乃登舟。十三日至嘉興。時姜公已發檄試嚴州。十九日啟行。二十日泊新馬頭。二十一日渡錢塘。順風行五十里。次日過富陽。宿桐廬。又次日未至嚴州五六里宿。二十四日大雪。至嚴州。先是余已嘗登釣臺。慨想子陵臯羽之風節。至是聞有石洞。距城二三十里許。洞門左右各有石如樹。一爲桂。一爲楊梅。枝幹果實。無一不似。此奇景也。余與幕中諸人。皆銳欲往觀。而胥吏以夫役不便爲辭。姜公信之。遂不果往。二月初八日。啟行往衢州。歷蘭溪龍游。初十日未至衢州。二十里宿樟樹灘。登岸觀樟樹。蓋千餘年物。歸以告姜公。公亦往觀之。歸曰。吾嘗至南京。過溧水行署。內一古桂。更大於樟樹。花開時香聞十里。此樟尙未爲奇也。十一日至衢州。二十二日游爛柯山。二十三日啟行往金華。是日仍宿樟樹灘。次日順風行一百八十里。次日大雨。宿金華城外。又次日入行署。署在唐爲州治。宋爲保寧軍節度

府。元初改浙東道宣慰司。大德六年改廉訪使。明改爲御史行臺。內有宋崇寧五年御書手詔碑。御書籍田手詔碑。皇子節度使加魏王詔書碑。又有浮槎圖石刻。常中丞和陶諸詩石刻。騎牛圖石刻。方直指規吏石刻。又有植松碑記。金華山水秀絕。所謂仙洞者尤奇。皆不能往遊。爲之嘆息。三月十四日。啟行往處州。是日宿永康。次日宿縉雲。此兩縣峯巒峭拔。途徑曲折幽深。山花粲發。彌望不窮。昔人稱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正不逮此遠甚也。十六日過桃花嶺。至處州。爲先高祖宦遊地。郡志皆不詳矣。三月三十日大雨。啟行往溫州。是日登舟。舟小僅能載兩三人。行二十里。至青田界。雨後羣山皆有瀑布。次日過青田。薄暮至溫州。四月十三日。游江心寺。十四日登望海亭。十七日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三十里。至館頭。陸行。宿樂清。次日宿大芙蓉。次日遊鴈蕩。次日宿黃巖。次日至臺州。連日皆重嶺絕巘。肩輿不可上。則徒步行。力疲氣喘。時時坐地憩息。額汗滴於地。若雨點然。幕中諸人。皆相與歎息。以爲勞苦其形體。以爲他人何益也。余曰。藉是以徧觀佳山水。不亦可乎。五月初六日。登巾山。初七日遊東湖。中有雙忠祠。祀方正學及東湖樵者。初八日啟行。往甯波。蓋歲試已畢。而科試又自甯波始矣。是日宿朱

器。次日宿甯海。謁正學祠。觀義井。途中見耕耨者。皆裸體匍匐田中良苦。甚憫之。次日宿奉化。次日至甯波。甯波行署湫隘。略似湖州。二十二日。仍飲鄞縣署中。六月二十三日。啟行。反嘉興。二十五日。過曹娥江。登岸入曹娥廟。娥有塑像。見羣婦女執扇扇之。余問之居人。居人云。此地婦女。有所祈禱。必執扇扇娥。其扇之數。或以萬計。或以千計。皆預定於家。擇日入廟焚香。拜而扇之。扇已復拜。余問其義安在。則云。娥以溺水死。其衣皆濡濕。今扇之使乾。娥之神必來佑也。余聞之。爲一笑。次日過錢塘。泊新馬頭。次日過石門。次日至嘉興。七月初九日。啟行。往湖州。十一日至湖州。會姜公病。試事稍滯。至八月初七日。乃得啟行。往杭州。次日至杭州。九月初九日。啟行。往紹興。是日觀潮。相傳錢塘之潮。以八月十八日爲盛。過此則漸減矣。及是至江干。問居人曰。今日有潮否乎。居人曰。數日間潮甚盛。不異八月十八。少頃即至矣。俄望見海中橫一白痕。已而痕漸高。已而痕漸有聲。聲漸大。距余立處。約計十里許。江中波浪接天。聲怒發。如萬鼓齊鳴。及至余立處。則雷轟雲捲。平地皆爲震動。真奇觀也。潮退乃渡江。次日至紹興。姜公病復作。試事又緩。至九月二十四日。乃得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宿三界。會稽上虞嵊縣

交界之地。居民數十家。次日至嵊縣。嵊縣水與娥江水通。即鄒溪也。次日陸行四十里。至新昌。遊南明洞。次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天臺縣。次日遊赤城及天臺諸勝。而石梁之旁。有曇華亭。亭內塑關壯繆像。及賈似道像。相對立。亦一異也。次日行九十里。至臺州。是十月初二日。臺州城甚峻峭。下臨溪。溪與海通。前此之來。從西門外。過浮橋入城。此則自西來。緣城行。仍入西門。十二日復登巾山。是日有羣雀鬪於署。先是簷隙有數雀巢焉。至是忽有二雀來爭。相與鬪。鬪不勝。則各引雀數百來。互相鬪。雀怒則羽毛皆張。嘴爪及翅。皆用爲擊搏。往往羽毛有飄墮者。嗥噪至日暮乃已。十三日啟行。往溫州。次日宿黃巖。次日宿大荆。余欲再入鴈蕩。姜公不可。次日宿大芙蓉。次日宿樂清。次日至館頭。登舟乘潮行。晚至溫州。溫州濱海。海船泊於城外者。帆檣相屬不絕。甯波亦然。此憂則在他日。而當事者漫不以爲意也。十月二十七日。啟行。往處州。次日過青田。次日過石門洞。距青田七十里。登岸往觀焉。兩石豎道旁如門。石壁甚峻峭。飛泉自上瀉下。亦多有奇趣。是日宿海口。次日至處州。十一月初九日。遊三巖洞。初十日啟行。往金華。是日宿縉雲。次日宿永康。次日至金華。十一月二十四日。啟行。往衢州。是日宿蘭溪。次

日遊塔山趙氏園。又至城隍廟。觀鳳尾樹。次日過龍湫二十里宿。次日風順。日午至衢州。十二月初六日。啟行往嚴州。次日未至蘭溪。而余有僕自桐城來。相遇於次。知友方百川病卒。爲之大慟。次日至嚴州。十九日啟行返嘉興。凡六日乃至。是時歲科兩試皆畢。諸人次第散去。余與上元張兆人。同舟反江甯。凡八日乃至。未及逐日記其宿處也。

丙戌南還日記

丙戌四月。余自京師南還。十四日使僕賃車。十五日諸友來送者。鹽城成永健。寶應喬從烈。睢州湯之旭。石門譚有年。而江甯蔡學洙。臨清徐恕。則使使來送。居停主人趙景行。及門人趙繼忻。趙畢元送之門。余登車。見車夫兩目皆赤。疑之。問其姓名籍貫識之。是日行七十里。宿良鄉。十六日行一百四十里。宿定興。先是燕趙間久旱不雨。麥不收。道中彌望無樹木。草皆枯。而北人習於惰。不治恆產。道旁往往有遊手。枕塊而臥。至市集處。臥者尤多。風起。車馬所踐。塵蔽體。皆寐不醒。嗚呼。天下有事。起爲盜賊。死填溝壑者。皆是物也。十七日。飯於安肅。見一人僕而行。視其踵則在前。指在後。骨起於背。隆然

聳高。逆旅主人曰。是吾鄰也。其形體生如是。是日宿清苑。凡一百二十里。道旁有楊柳。十八日行一百二十里。過慶都。宿定州之清風店。先是道旁逆旅中。多有書老爪事於壁。使行道者知所備。老爪者賊號也。其黨無所不有。大抵皆畿南河北人爲之。伴具行李爲商賈。或爲仕宦狀。與行道者同行且宿。漸親密。輒誘人於鷄未鳴時起行。其黨已於前途二三里許。掘坎待之。至其地。則皆縊殺而埋之。不留一人。劫其裝去。毫無蹤跡。車人亦多其黨也。蓋殺人已不可勝數。是夜余見二僕飼馬。余曰。車夫安往。曰彼乃此地人。歸其家去云。明日早來。余曰。彼前告我曰。大名人。今乃又云此地人耶。因問逆旅主人曰。爾知其姓名乎。主人曰。知之。爲余言之。則又與前所告余者不合。明日蚤果來。則有二人隨之。余竊心疑爲老爪。而不可言也。自是時時防之。見其與彼二人者。嘗指目車中私語。十九日過定州新樂。宿真定之福成驛。凡一百二十里。是日始聞布穀。又見池中有荷。岸有野花。二十日行一百里。過真定。渡滹沱。宿落城。北方多立碑。或建坊於道旁。書古人遺蹟。頗多附會。而真定道中有坊。曰孔子落筆。曰伏羲畫卦。尤荒唐可笑也。二十一日行一百里。宿柏鄉。是夜始有雨。二十二日行一百二十里。飯內丘。宿邢

臺。此兩縣皆有山相連屬。居人項多瘦。余見道旁有賣棗者。棗大於常棗數倍。買一升食之。則中乾而味苦。以予乞人。噫。余之見欺於龐然大者固已多矣。是夜余頗不寐。未三更。聞有人扣門。告車夫曰。吾等前行待女。即來毋誤也。車夫曰諾。衣不及披。倉皇執火至。余榻曰。起起。天明矣。二僕皆起治裝。余堅臥不起。車夫急。日連呼起起不已。隨牽馬至。盡移余囊篋至車上。而趨余榻前。趣之愈急。余曰。女他日不如此。今日何急也。車夫知余不可動。叫號詬厲。自投於地而臥。良久天乃明。行數十里。至沙河。沙深沒馬腹。馬畏之。往往車不能行。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過臨洛。宿邯鄲。臨洛道中有冉伯牛墓。邯鄲有黃梁仙蹟。而車夫先所與偕來者二人。自是不復見矣。二十四日行一百里。過磁州。柳陰夾道。數十里不絕。蓋北人不好種植。而南人官於北者多種柳。取其易生也。是日始聞鶯聲。渡漳河。望銅雀臺。宿安陽之豐樂店。二十五日過彰德湯陰。湯陰城外有碑。曰宋武穆王岳氏先塋。城內有坊。曰宋岳忠武王故里。是日宿濬縣之宜溝驛。凡一百一十里。二十六日渡淇水。過淇縣。宿汲縣。凡一百一十里。道中有比干墓。二十七日過延津。道中有碑。曰陳平張倉故里。凡行一百一十里。宿封邱之于家店。距黃河不遠。

矣。明日啟行。余坐車中假寐。既覺。見所行非大路也。問車夫。車夫曰。此捷徑。可省二三十里。余密語二僕。此可虞也。各執利器備之。蓋自磁州以南。土肥而連得雨。故麥皆有秋。至是刈麥者相望。而人家亦頗稠密。車行往往無路。或行麥田中。輾轉達於黃河之岸。而前此屢經雨。路多泥濘。前後左右。往往有淖不可過也。車夫不辨路東西。所向輒策其馬使東。東復策使西。馬不知所爲。則絕韉而奔。阻於淖而止。車夫徐行至其前。拊其背。抱其項。誘之來使就轡。既就轡。仍鞭之。馬負痛復逸。如是者數焉。余與二僕皆下車。行。車凡陷於淖者三四。盡去車之所載。昇之。良久乃得起。一居人爲指示大路。薄暮乃得達。是日約略行百餘里。乃達大路。則距昨日所宿僅二三十里耳。盡日不食。饑且疲。車夫時時日余怒曰。沙河誤我事。余佯爲不聞。至是益信其爲老爪之黨。而此日之小徑行。實欲速反得紆迴。非有他也。明日早至黃河岸。無渡船。候之日中。乃得渡。高岸重疊。直接於開封黃河故道。依稀可見。蓋開封濱於河。河勢高而地勢低。故崇禎間致爲盜所灌。今河既徙。而泥沙淤塞。地勢遂高。嗣是汴梁可無河患矣。是日入城宿逆旅。蓋開封既遭河決。城郭人民盡沒。後於舊址築城加高。而今城中之人。皆遷自他方者。

所居之屋。其下數尺或一二丈。皆舊時人家。居人爲屋。往往掘土取磚石。或間得金銀云。是夜車夫告去。余乃免於警備。三十日往謁巡撫汪公。公與余爲二十年舊交。而力不能賑余之困乏。是日畱飲酒。在坐有濱州人李君。自言三爲縣令。而皆不得善地。且備言爲令之困。余不日卽當爲令。頗欲行其志於一縣。聞李君言。逡巡不敢決矣。明日開封府徐公來訪。蓋臨清進士徐恕。有書及之。意甚欵洽。每暇輒召余飲。備言中州州縣之困。甚於李君所言。又自言曾官雲南。有上官樹。其枝葉花類梔子。香亦如之。每花十二瓣。其年閏月。則多一瓣。又騰越州香櫟樹所結實。旣黃而不及摘者。至明年春復青。冬復黃。雖經多年。終不自隕落。此二樹者。素未嘗聞。故記之。時在坐者有德清徐公聖可。五月初三日。余辭汪公南行。公欲留余幕府。而余有他事。欲至吳門。期以九月復至汴。於是乃出。徐公曰。時已迨暑。難陸行也。吾已賃舟於周家口。君與徐君同舟去爲善。是時水涸。周家口去汴三百餘里。乃賃車。於初四日出城。徐公使人送之郊外。是日宿陳畱。陳畱令許遇。余友也。往訪之。適值其召丞尉及司教司訓飲酒。余遂入座中。飲甚酣。初五日行一百二十里。過許宿扶溝之李家潭。初六日行一百一十里。至周家口。

道中見居人頗勤於地利。夾道植桃。凡數十重不絕。實且熟。纍纍然垂樹上。彌望無際。周家口屬商水。先是徐公已使人在舟中相迓矣。余與徐君登舟。遂辭徐使去。初七日未行。初八日行九十里。泊城之淮方口。是時水涸。過灘甚艱險。往往相視咫尺。踰時不能過。余與徐君上岸行一二十里。至淮方口候之。夜將半。舟始至。初九日行六十里。泊界口。初十日行九十里。泊潁州之界牌集。十一日行八十里。泊潁州之涇溜集。十二日行九十里。泊潁上。十三日行六十里。泊正陽關。關不開。至十六日始開關。順風行九十里。泊壽州之下蔡。十七日風不順。行可四五十里。泊處不知名。鄰舟落落無多。頗有警。徐君終夜不成寐。十八日行一百八十里。泊長淮衛。十九日行四十里。泊臨淮。二十日順風。直抵盱眙。先是余與徐君計之。舟過洪澤湖。風濤險惡。而舟甚輕。尤難行。莫若自陸路至揚州爲善也。明日早。各使一僕登岸。各賃肩輿一。驢三。午後始回。云有牙儈者任其事。金已付矣。約以明日行。二十二日凌晨。驢至而肩輿不至。問牙儈。則云輿人者旣得金則逸矣。盱眙令周振舉。與余舊相識。則往拜之。告以故。周君笑曰。倘非此事。君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乎。並召徐君。及縣人李曠瑞。相與飲於署。談甚歡。李君與余

爲同年。貢於成均者也。明日周君薄責牙儉。而使人賃肩輿二。余輩乃得成行。宿天長之張官舖。凡九十里。是日始見陂塘堤堰。男婦俱下田分秧。宛然江南風景矣。二十四日行九十里。宿天長之人和舖。二十五日行九十里。至揚州。是日熱甚。輿人流汗且喘。余憫之。咸徒走。或賃驢行。既至。余與徐君各賃一舟。余入城訪友人吳菘洪斌。此兩人者。皆徽人而客於揚也。宣城程元愈客於吳氏。皆相見。略述契闊。即辭登舟。明日諸人至舟相送。即開帆至三义河。泊舟登岸。是時造有行宮一。僧導余入。徧爲之指示。復登舟。至江干。見無風波。遂過江。泊丹徒之新里。二十七日行百數十里。泊無錫。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

戴褐夫集

紀略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宏光者也。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趣之。亡也。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於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册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失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爲太

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資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泰昌天啟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蝸蟻沸羹。與梃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遭於閔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於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世子尋嗣封福王。王元妃黃氏早薨。繼妃李氏殉難死。王與潞王先後避賊南奔。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以三案舊事。有嫌於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遣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搆。謫戍。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鍼歸於延儒。求薦己。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即大鍼復成也。瑤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鍼與士

英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郟。福王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毀。已可出也。兵部尙書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遣書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其議。於是以前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遂以福王監國。是日。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俱入閣辦事。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卽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王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諭叅將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飛遣兵擊敗之。擒僞防禦使武愨。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口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

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猶仍其失焉。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帝既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於外爲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皆驕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爲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於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宏多。國家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懷二心。兩人大鍼黨也。

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日廣皆以爭大鍼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予冠帶。召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應天府丞郭維經。懷永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大鍼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聽。大鍼入對稱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旋進尙書。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於上。請勿用。弗聽。七月己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舉故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敵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太后。并執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無一兵出河北。自濟甯以西皆北降。惟濟甯設守。八月大兵趨濟甯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曰廣擬優旨宣付史館。而宗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

變軍情。搖動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廣將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劉。用大鉞。自是中朝之權。藩鎮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溷於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論蠶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鏞。實爲盟主。其詆排大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伶人。闖入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顧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鉞爲快。大鉞聞之。嚼齧捭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疑大鉞且爲賊內應。則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無錫顧杲爲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甲。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鉞內銜日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鉞之客語大鉞曰。周鏞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鏞。於是大鉞怨鏞及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比暱。逐諫臣。逆案諸人。如袁宏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語逮鏞。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踰跟奔竄。

善類爲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清望不悅己者。輒竄入其中。或有真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疏相詆誅。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鑑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璧侯湯國祚告於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搆。今物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袁宏勳奏繼咸庇護三案。繼咸上疏自辨。上曰。繼咸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牛贖。先是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後得罪者。亦多奔良玉軍。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政府。賣官鬻爵。請上罷斥。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職之臣。駸駸挾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

中官勳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部尙書徐石麟。不獲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賄尤甚。奸人挾多金入都。即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授者。纍纍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欲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弁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亦盛。張孫振趙之龍馮可宗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擁立時。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必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爲齊王。又稱爲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尙書錢謙益。於是奏奸僧誣讎。而戶部侍郎申紹芳爲祖訟冤。錢謙益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鉞。欲藉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於通衢。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夏允彝。楊廷樞之屬。皆入其內。士英性本疎闊。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於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

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傴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皆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馮夢箕家奴穆虎於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即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邱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我乎。之明不答。錦衣衛從容勸其無恐。之明對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胤。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

皆謂太子爲眞。訛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鍼輩又欲藉以起大獄。陷清流。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於是人情益懼。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眞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爲眞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成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言太子童氏之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曰。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鞫。勿令致斃。於是醫者進視不輟。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獄官詭爲之書符祈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帝奔京師亂。童氏出獄。不知所終。當大悲之旣誅也。王

之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爲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聞黃牛背上綠鬪鴨乎。門者執之。乃爲癡狀。奏聞。杖而釋之。越一日。又一入衣青衣。入西華門。過武英殿。幾入西甯宮。乃太后所居也。閹人叱之。則云取御床來。吾今日御極。擒送錦衣衛。鞫之。自言姓名爲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擁之入宮。御極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畢。膚肉不傷。亦無聲。枷其項。則已死矣。初上之見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黃氏。先帝時册封。不幸早世。繼妃李氏又死於難。朕卽位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知之。童氏冒詐朕妃。朕初爲郡王。何東西二宮之有。且稱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眞僞。王之明爲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冒稱東宮。正在嚴鞫。果眞實非僞。朕於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加毒害於血胤。朕夫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之頑童。淆亂宗社。宮闈風化攸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盱泗。過

徐州。駸駸乎及於儀揚矣。左良玉在先帝時。驕蹇縱賊。釀亡國之禍。及上即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陷九江。良玉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分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大鉞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大兵已至儀揚門。而士英輩皆謂無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楊維垣等請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殺周鏞雷演祚於獄。棄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於市。時亨有清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從賊周鍾武慄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記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汗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於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庚兵於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蔭。有差。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鍼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奸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

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躄。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躄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於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畱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殺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尙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皆馬阮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即位。起禮部尙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爲贄。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爲帝妃。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去。乙未。豫王營於郊壇。之龍率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逡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彩風流。素所嚮慕。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

由兵權在握。乃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黨錮。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邱墟。觀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權。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招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吳越。夫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旣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大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於黯淡灘。大鉞自蕪湖走浙江。先是大鉞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城守。而大典故督師南中。與大鉞同事。至是大鉞抵金華。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鉞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鉞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鉞艴然變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

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豐饒。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於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遍覓無棺。閱一二日。乃昇大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澄。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爲眞后。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觀帝言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裯之愛。一則幸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託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眞。余得備著其說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旣講學。出居端敬殿。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講習。書法尤工。旣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

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後。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宮。后已崩。上尋傳硃諭至文淵閣。命成國公朱純臣輔翼東宮。會閣臣皆出。中官置硃諭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硃諭於閣內。即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羈於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誤以王之明爲真太子。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書。自悔。爲書與馬士英。具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僞皇后僞東宮二事。深可怪歎。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於賊。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

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於官曰。太子不知真僞。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召舊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爲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絞殺於獄中。朝中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宏光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圍其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爲厲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殺者也。先是宏光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終。謹按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郟萌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離者爲主器已亡之象。嗚呼。明之亡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曰延綏。曰甯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甯夏。相距二千

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而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將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徙實之。興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才。有氣節。視他鎮爲最。崇禎初。府谷人王嘉亂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猾。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亳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略地至榆林。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威。閥閱亞王。而威重過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昌齡者。鎮蕃衛人。起家勳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勳。與諸將及士民集議。參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甯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囊韃援枹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

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皆憤激瞋目。擐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賚五萬金來犒師。衆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乎。賊稍稍退。於是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林亦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汎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游擊劉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城之東南隅。則爲右營游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叅將馬鳴廉佐之。城之東觀遠樓。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則爲故永平餉督戶部郎中張雲鶚。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游擊尤養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鞞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故真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

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參將尤岱。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榆林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怒。悉衆薄城。城三面傍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五墩柵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門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

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破之日。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旣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不久且滅。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滅此賊。致有今日。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資。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

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本吾中國地。本朝宏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闖入爲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國家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日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王學書楊明允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遂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遇春。與榆林舊守官高顯忠等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弼。皆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死。廷弼手殺賊甚衆。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於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

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叙。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白縊於庭樹。李耀。字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字抽。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深衣。與其妻柳氏。從容自縊。故西安叅將李應孝。李誰。皆使其妻各率子女。挾弓刃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杜氏。皆自縊。他如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燁。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恆。衛李宗。叙。皆以廢將守城死之。尤養鯤等。姓名已前見者。其死多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生之罵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濬。曰沈演。曰白拱極。白含章。而張連元。張連捷。縊於漢壽亭祠。李可柱。縊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亂祥。皆縊於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曰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

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之珍妻馬氏曰吳伯裕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坤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幼投井死賊退殯之閱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啟棺視之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於貲楊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皆操戈登陴躬著布韞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賊既破榆林使其僞權將軍王良智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張宏祚鎮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甯夏甯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又屠甘肅三邊皆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山西矣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二千於鄖陽又徙千餘丁於保寧尋僞加良智確山伯一功臨胸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自成又令遷榆林大族於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是爲順治元年也順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王良智於演武場一功代

之李過引東兵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一功盡毀廳舍造懸樓置大砲日坐譙樓批簡牒殺人無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破唐通姜壤又追破一功於波羅一功遁走姜壤者亦榆林人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叅將王永疆協防清水營黃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貞張擁廢將高有才郭毓奇作亂永疆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朝筆王志正自縊死永疆遂自立爲大元帥而召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延綏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疆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於富平頃之大兵破永疆於美原永疆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陌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略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遍於畿輔人地互乖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總

督治巡撫九。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凡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於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通。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背指之處。即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戰。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不下。死義甚烈焉。初賊之漸逼畿輔。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喆出亡。幸以免。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夜見張羅彥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邠州知州

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汎設守。部署稍稍定。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中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生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傑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使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寧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畱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之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者。斫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兄弟宗元等哭曰。曩者只城守。今則復君父仇。

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堞上。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澗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更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爲闔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復必不爲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尙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欲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於城上。城遂陷。張羅彥歸至家。先是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妾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乃藉藁埋之。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嚙其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

賊刺殺之。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投井死。而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坤。皆不屈死。宗元挈印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死。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皇廟。毓峒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武舉金振孫者。毓峒從子也。振孫素負氣。城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剜目剝鼻以死。左衛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舉人高涇死於水。孫縱範被殺。張爾輩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誕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其餘殉城者。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李尙忠。楊仁政。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

縊死。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孝。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遵義。醫官呂國賓王之璜王之瑄等。諸生則有杜日芳王玆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嶽韓紹淹頡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君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田自重。互殺其妻乃自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善鄭國寧李茂倫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甯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者。則有陳禧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並侍婢四人。進士王延綯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死。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柱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喆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死。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死者二十有二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善妻高氏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高氏。羅喆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師氏。羅彥妾宋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死。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之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命。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

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倒投於井中。旋浮水上。又不死。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口。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既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曰。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藉。溝渠皆滿。偽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科給事中尹銑。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守城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偽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收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弗支。自刎弗歿。張洪縛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斃。釋之。尋爲僧道遁去。不知所終。

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

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遍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既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讐。願受命。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可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高宏圖。姜日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

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高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郟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於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尙其聽之。况揚州乎。衆大闕。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齒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慇懃。傑驕蹇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汎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

汴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大闕。且以無序第爲辭。公遂遷於東徧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既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汴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斃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公決意經略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貞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纛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邳

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羊河。十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監紀推官應廷吉。監劉肇基軍。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爲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

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於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楫。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禮甚恭。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等。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於是衆志乃定。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

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大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並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於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興平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文胤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汎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汎。虞師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叅將劉恒祿。遊擊孫恆。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

言於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尙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歛歔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左兵於盪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興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定國行。監二旗於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甯北兵來。與死於左。不

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將方巖敗歿。總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某莢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窰舖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効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縋健卒下。投其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啟。投之火中。部將押住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

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讐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陣拜天，以火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剄，叅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

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死。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漭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公旣死，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旣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於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於破壁廢紙中得之。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有二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

約當於泉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報。是爲大恨耳。遺豫王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忭城伯趙之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賫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己而勅賜阜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甯。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爲前鋒。史公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紀略終

戴刻戴褐夫集目錄

此戴蓉洲先生所編刻褐夫集目錄。今取以與尤雲鵬本對勘。凡尤刻所已載者。加圈于上。以識別之。無圈者。皆尤刻所未載也。余既取未載者。盡刊作補遺。依次而下。不復各分門類。今存其目于此。以見戴本編次之義例焉。鄧實記

卷一

論說

老上論上

○范增論

○撫盜論

左氏辨

孔廟從祀議

○褐夫字說

○種樹說

老子論下

○魏其論

史論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田字說

○藥身說

○命說

左生生字說

鳥說

盲者說

鄰女說

卷二

序

先大人詩序

○濤山先生詩序

○劉陂干庶常詩序

○朱翁詩序

○方逸巢先生詩序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天籟集序

○齊謳集自序

○李縣圃唱和詩序

郭生詩序

陳其詩序

野香亭詩集序

巢靖閣集序

姚符御詩序

道墟圖詩序

吳他山詩序

成周卜詩序

傅天集序

和陶詩序

倪生詩序

○杜溪稿序

四逸園集序

張貢五文集序

○北行日記序

困學集自序

○子遺錄自序

潘木崖先生詩序

初集原序

卷三

序

金正希稿序

陳大士稿序

○方百川稿序

○方靈皋稿序

○狄向濤稿序

○徐文虎稿序

○汪武曹稿序

○徐貽孫遺稿序

自訂周易文稿序

黃崑圃稿序

李潮進稿序

意園制義自序

孫檢討課兒草序

吳七雲制義序

鄭允石制義序

左尙子制義序

史某制義序

宋嵩南制義序

趙傳舟制義序

自訂時文全集序

洪崑霞制義序

儲執禮制義序

繆太翁遺稿序

劉退庵先生稿序

章太占稿序

蔡阜亭稿序

吳宏表稿序

程偕柳稿序

梅文常稿序

程爽林稿序

齊天霞稿序

楊干木稿序

馬宛來稿序

蔡瞻岷文集序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四家詩義合刻序

卷四

序 書後附

禹貢錐指序

四書朱子大全序

兒易序

春秋正業序

恭紀 睿賜慈教額序

辨紅苗紀略序

○闕里紀言序

○李太常案牘序

○小學論選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三山存業序

○戴氏宗譜序

慶歷文讀本序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已卯行書小題序

庚辰小題文選序

○九科大題文總序

課業初編序

讀易質疑序

德政詩序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書貨殖傳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閻寧前墓誌後

書咏蘭詩後

跋趙孟頫畫

卷五

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上韓宗伯書

○再上韓宗伯書

○答某書

○與余生書

○答張伍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答趙少宰書

○與劉大山書

與趙良治書

上劉木齋先生書

與王雲濤書

答張氏二生書

與白藍生書

與何屺瞻書

與洪孝儀書

與朱生書

與弟書

卷六

贈序

○趙良治序

○葉蒼巖序

○許亦士序

○劉言潔序

○朱字綠序

○釋鍾山序

○蕭端木序

○蔣玉度還毘陵序

○劉繼莊還洞庭序

○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趙驂期序

顧君原序

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韓某序

○張天間先生八十壽序

蕭翁壽序

芥舟翁壽序

朱太孺人壽序

戴母唐孺人壽序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卷七

傳

左忠毅公傳

曹先生傳

張翁家傳

金和州傳

張驗封家傳

程孝子傳

○李逢亨傳

○王養正傳

艱貞叟傳

卷八

傳

薛大觀傳

李庶常家傳

沈壽民傳

溫灤家傳

楊允正家傳

○陳士慶傳

○楊維嶽傳

○劉孔暉傳

何翁家傳

刊行

○一壺先生傳

○竇成傳

○唐允隆傳

朱銘德傳

王學箕傳

方舟傳

邵生家傳

卷九

傳 書傳家傳附

○周烈婦傳

○郭烈婦傳

○王烈婦傳

○袁烈婦傳

○畫網巾先生傳

○吳文煒傳

岳薦傳

楊劉二王合傳

程之藩傳

李月桂家傳

胡以溫家傳

○徐節婦傳

○戴節婦傳

○李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傳

○儀真四貞烈合傳

○朱烈女傳

○節孝唐孺人傳

○李烈婦傳

謝烈婦傳

汪節婦傳

書許翁事

書全上選事

先君序略

卷十

墓誌

汪河發墓誌銘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張公墓誌銘

○詹烈婦傳

○李烈婦傳

西河婦在女合傳

吳烈婦傳

成烈婦傳

書光給諫軼事

書許榮事

○書先世遺事

孫宜人墓誌銘

鄭允惠墓誌銘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主司事劉公墓誌銘

王氏墓表

贊理河務陳君墓表

卷十一

記

○響雪亭記

○唐西浦記

○石門冲記

○兔兒山記

○游爛柯山記

○游吼山記

○游天台山記

○芝石記

○游浮山記

○西園記

○游西山記

桃山鏡石記

○古樟記

○雁蕩記

游大龍湫記

龍鼻泉記

曹氏怪石記

樊川書院碑記代

蓼莊圖記

綠蔭齋古桂記

溫泉記

青布潭記

硯莊記

數峯亭記

河墅記

慧慶寺玉蘭記

日本風土記

窮河源記

卷十二

雜著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西狩獲麟解

讀揚雄傳

○窮鬼傳

○意園記

○醉鄉記

○睡鄉記

○憂庵記

紀老農說

紀夢

紀紅苗事

○錢神問對

○討夏二子檄

解疑

祭錢雲瞻文

鸚鵡贊

筆贊

卷十三

紀行

乙亥北行日記

庚辰浙行日記

辛巳浙行日記

丙戌南還日記

卷十四

子遺錄附災異記

右南山先生文集十四卷。編次之法。略仿唐宋以來諸家之例而變通之。首論說。

次文集序。雜著序。書後亦序體也。附入焉。次書。次贈序。附壽文序。次傳。附書事文。震川集以書事入雜著。鄙意名異傳而體同。當與傳爲一。先君序略家傳也。故附之。次墓誌。次山水記。次雜著。窮鬼傳入雜著者。以其爲遊戲之文。仿昌黎集毛穎傳入雜文。不與何蕃傳王承福傳並也。意園睡鄉等記。亦遊戲文。無記事之實。名同實判。故不入記。哀祭贊頌。昔人另爲卷。茲僅數首。遂附之。次紀行。陸放翁范石湖以紀行入外集。錢虞山編震川集從之。茲編無外集。故另爲一卷。次子遺錄一卷。子遺錄者。紀桐城明末兵變之事。先生生平極得意之文。莫過於此。是向自另爲一書。有北平王源休甯汪瀨同里方玉正。茲訂爲一卷。而錄王源序於後終焉。通計文二百五十餘首。此外文尙六十餘首。妄爲汰去。類皆持議過當。立言太激。行文太率者。使先生存。自訂其集。所刪當不惟是。小子謏陋。於先生文未能窮見區區。何敢肆意。大有去取。姑以鄙見所及者訂之。如此云。編既成。書其後曰。嗚乎。文章之事。豈不難哉。商周以前。無專以文章著者。晚周之世。乃少少有之。至秦漢而爲之者益專且衆。司馬子長生漢武之朝。以天授之才。承累世之學。通古今書

史之秘。窮天下山水之奇跡。其所遭極人世萬不可堪之境。侘傺抑鬱。感憤悲傷。以其所蓄發爲文章。遂以雄於天下。傳於後世。自後世言文章稱大家者。所造雖各有不同。要莫不深有得乎子長之義旨。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明之熙甫。其尤著者也。

國朝作者間出。海內翕然。推爲正宗。莫如吾鄉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極所嘆服者。則惟先生。先生與望溪生爲同里。又自少志意相得。迨老不衰。其學力之淺深。文章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莫如望溪。望溪推之。學者其復何說也。顧望溪生爲顯官。身後著作在天下。而先生摧折困抑。垂老構禍以死。著作脫軼。莫爲之收。而一二藏書家有其稿者。又秘弗敢出。四方學者徒耳先生之名。求讀其書不可得。文章之遭際。幸不幸固如是耶。余讀先生之文。見其境象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御風。莫窺行止。私嘗擬之古人。以爲莊周之文。李白之詩。庶幾相似。而其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雲鵬尤氏嘗謂子長文章之逸。氣歐陽永叔後。惟先生得之。非虛語也。余又觀先生文中自叙。及望溪先生

所作序文。知先生生平。每以子長自命。其胸中藏有數百卷書。滔滔欲出。向令克成。必有不同於班固。范蔚宗。陳壽諸人者。豈僅區區文字足見其得子長之神哉。惜乎有子長之才。不能有子長之志。僅此區區。而猶阨抑。使不得彰行於世。良可悲已。先生文集名不一。少時著有困學集。蘆中集。問天集。巖居川觀集。皆不復可見。今世所塵存者。惟門人尤雲鵬刊本。所謂南山集是也。南山集載文止百十餘首。里中吳氏藏有寫本。較尤木文多且半。余假而抄之。復於許君處見先生手稿十數首。又尤本吳本未加編次。亦無意例。余乃共取編之。嗚乎。以余所見三本。同異如此。此外不可見者。其零散知幾何也。道光辛丑十二月宗後學鈞衡謹識。

戴褐夫集

年譜

先生行略。世多不傳。所僅見者。文中自道。里中吳氏棄手寫本。及尤刻南山集偶鈔。文目之下。多繫以年。爰推甲乙。以證終始。於其家乘。亦兼採焉。纂為年譜。以示來哲。

順治十年癸巳

先生生於是年三月十八日吉時。先生曾祖孟庵先生猶在堂。年五十八。祖古山先生年四十。父霜崖先生年二十一。友人曰。余少從戴皋亭師游。皋亭南山先生元孫也。家藏南山先生年譜。少時見之。戴先生一歲能言。今皋亭師之子孫無復存。其書不復可得也。

十 甲午

先生二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補縣學生。按先生先君序略云。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

十二年乙未

十三年丙申

十四年丁酉

十五年戊戌

先生六歲。是年初從塾師受學。按先生時文全集序云。予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

十六年己亥

十七年庚子

十八年辛丑

先生九歲。弟平世以是年六月十九日生。時霜崖先生授徒廬江。按先君序略云。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

康熙元年壬寅

二年癸卯

三年甲辰

四年乙巳

五年丙午

六年丁未

七年戊申

八年己酉

九年庚戌

先生十八歲。曾祖孟庵先生。以是年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五。按先生響雪亭記。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據此是文作於孟菴先生在時。當在十八歲以前。集中所載是篇爲最早。

十年辛亥

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十歲。是年始授徒。按先生時文全集自序云。讀書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饗殮。余亦謀授徒以養親。

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甲寅

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丙辰

先生二十四歲。是年所作。有正希稿序。有大士稿序。答朱生書。左忠毅公傳。

十六年丁巳

十七年戊午

先生二十六歲。是年所作。有老子論二首。

十八年己未

先生二十七歲。始受知於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按先生時文全集。隱居以求其志。二句題文後自記云。此與子游子夏二段題文。係己未年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月課首取之作也。二義極蒙先生咨賞。明年遂入縣學。距今踰二十年矣。偶定舊稿。頗欲棄去。念當年文風卑弱特甚。余以文不諧俗蒙詬厲。而外間之知吾文自茲始。後

來督學知余者。惟今大司農李公。此外小試及場屋之文。無一不落者。存此志知己之感也。是年所作。有書詠蘭詩後。與王靜齋先生書。與趙良冶書。窮鬼傳。又有先世遺事記。贈趙良冶序。褐夫字說。集中載與王靜齋書二首。論一首。抄自吳氏寫本。下注己未作。其短篇抄自尤氏刊本。不知作於何時。當亦己未作也。

十九年庚申

先生二十八歲。補縣學生。是秋謁劉木齋先生於句曲。按先生送朱字綠序云。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九日。卒於陳家洲館次。年四十八。詳集中先君序略。

二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九歲。授徒陳家洲。按先生初集原序云。歲辛酉。余教江濱洲渚之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又汪河發墓誌云。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蓋即仍霜崖先生館地也。是年編訂霜崖先生遺詩。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所作有先大人詩序。初集原序。自訂周易文稿序。又有與弟書。先君序略。汪河發墓誌銘。春秋經解三首疑

解。祭錢雲瞻文。鸚鵡贊。

二十一年壬戌

先生三十歲。授徒舒城郭氏。按先生郭生詩序云。今年春。余踰岐嶺。浴於湯泉。有郭生者。遺其二子。受學於余。是年所作。有郭生詩序。潘木崖先生詩序。曹布潭記。溫泉記。河墅記。紀老農夫說。紀夢。筆贊。

二十二年癸亥

先生三十一歲。仍客舒城。得交許亦士。按先生贈許亦士云。乃者客於舒城。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是年所作。有左生生字說。贈許亦士序。

二十三年甲子

先生三十二歲。仍客舒城。秋應鄉試。遇宿松朱書於舊縣。遂訂交。按先生送朱字綠序云。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城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

下家宿松。亦知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某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跌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是年所作。有上劉木齋先生書。送釋鍾山序。送朱字綠序。曹先生傳。又有西園記。楊劉二王合傳。薛大觀傳。陳士慶傳。李逢亨傳。楊維嶽傳。

二十四年乙丑

先生三十三歲。仍客舒城。館於許氏。按先生書許翁事云。余客翁家兩載。翁季子從余。與王雲濤書云。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足下同縣。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周烈婦傳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言烈婦事甚具。先生以是歲得選貢生。按邑誌。順治初題准府州縣學。將文行兼優。考取送入監肄業。名曰貢監。順治八年。康熙二十四年皆舉行。雍正十一年。乃分貢監名色。廩生准貢。所謂優貢也。先生是時以廩生選貢。則食餼當在庚申壬戌癸亥三歲。不可考矣。時督學使者爲吉水李公振玉。是年所作。有書震川文集後。與王雲濤書。周烈婦傳。徐節婦傳。書許翁事。書許榮事。

二十五年丙寅

先生三十四歲。是冬入京師。按先生北行日紀序云。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過一
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鏹兩鏹。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
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
遂不得已而爲遠行。則始於丙歲寅之冬。是年所作。有跋趙孟頫畫。答張氏二生書。
按先生與劉言潔書云。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丙寅。所著有蘆中集。問天集。
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則先生是時著作已多矣。

二十六年丁卯

先生三十五歲。是年至京師。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
放。有與白藍生書。送蕭端木序。蕭翁壽序。艮貞叟傳。書光給諫軼事。

二十七年戊辰

先生三十六歲。是年至京師。客游山東。按先生前謳集自序云。戊辰己巳之間。自燕
踰濟。游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不得志。又云。數人者。爲無

錫劉齊武白寶。宿松朱字綠。溧陽史驥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賡昌。按
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山東學政作條約數則。茲紀同遊凡八人。時蓋同膺山
東學使之聘。而學使不可稽爲何人矣。

二十八年己巳

先生三十七歲。仍客山東。是夏自濟南入京師。按先生李庶常家傳贊曰。余以己巳
之夏。自濟南入京師。又先生蔣度臣詞序云。歲己巳秋。余自河濟之間入燕。按二文
所紀。夏秋不同者。蓋啟行於夏。稅駕於秋也。是年所作。有齊謳集自序。與何屺瞻書。
張天問先生八十壽序。

二十九年庚午

先生三十八歲。居京師。客吉水李少宰邸第。先生桃山鏡石記云。歲庚午。余客少宰
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是年所作。有四園集序。畫石跋。
贈劉言潔序。

三十年辛未

先生三十九歲。居京師。授經太常李愚庵先生家。按李太常案牘序云。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是年所作。有黃崑圃稿序。李潮進稿序。四家詩義合刻序。戴氏宗譜序。狄向濤稿序。

三十一年壬申

先生四十歲。祖古山先生。以是冬十月初一日卒。是年所作。有西河婦荏山女合傳。胡以溫家傳。又有一壺先生傳。李烈婦傳。郭烈婦傳。張天常先生八十壽序。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三十二年癸酉

先生四十一歲。元配李孺人卒。是年客福建。按先生意園制義全集自序云。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甯。又已卯作鄭允石制義序云。往余自浙東踰仙霞建甯延平而至福州。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今考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作閩闈墨卷序。是必代孫檢討作者。先生是年客福建無疑。第考是年所作陳某詩序云。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則先生春日猶在京師。合證以意園制義全

集序云云。則秋末又還里。客福建乃夏秋間耳。

三十三年甲戌

先生四十二歲。是年客淮上吳門間。按先生書閣甯前墓誌後云。癸酉之秋。余客榕城。明年夏。余游淮上。慶歷文牘本序云。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平日所藏隆慶萬曆兩朝文牘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又甲戌房書序云。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又有甲戌房書小題文序。又庚辰小題文選序云。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蓋武曹是時在吳門操選政。先生亦客是與商榷也。

三十四年乙亥

先生四十三歲。是年復入京師。有乙亥北行日記。按乙亥北行日記云。六月初九日。自江甯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邀與同入燕。余以資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江甯聞登舟。距家數十步耳。據此是時先生已移居金陵矣。乙亥北行日記又云。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考先生

初入京爲丙寅冬。再入京爲己巳夏。此爲四入京。而三入京之年不可考。余意壬申南還。癸酉春復入京。夏客福建。秋季旋里。甲戌客淮上吳門。遂移居金陵。至此復入京耳。按先生蔡阜亭稿序云。往余居金陵九載。先生以壬午冬自金陵歸居南山。逆推九載當爲甲戌。則移居在甲戌明矣。所作有方百川稿序。書全上選事。

三十五年丙子

先生四十四歲。居京師。是年所作。有種樹說。孫檢討課兒草序。送韓某序。李庶常傳。謝烈婦傳。曹氏怪石記。又有吳文煒傳。朱翁詩序。

三十六年丁丑

先生四十五歲。是春自京師反金陵。按北行日記序云。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是年所作。有野香亭詩集序。徐文虎稿序。汪武曹稿序。馬宛來稿序。贈顧君原序。張翁家傳。又有袁烈婦傳。吳江兩烈婦傳。闕里紀言序。丁丑房書序。答趙少宰書。

三十七年戊寅

先生四十六歲。居金陵。母方孺人以秋九月十二日卒。是年所作。有徐貽孫遺稿序。吳七雲制義序。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儀真四貞烈合傳。詹烈婦傳。小學論選序。命說。

三十八年己卯

先生四十七歲。居金陵。是年所作。有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甲申保定守城紀略。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操房書選政。有己卯房書小題文序。友人方望溪。以是秋領解江南。刊其制義。先生爲作靈臯稿序。又有程偕柳淮南游草序。鄭允石制義序。左尙子制義序。史某制義序。中西經星同異考序。宋嵩南制義序。朱烈女傳。王氏墓表諸作。

三十九年庚辰

先生四十八歲。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膺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遂往焉。詳庚辰浙行日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回金陵。是年所作。有憂菴記。遊吼山

記。北行日記序。上韓宗伯書。庚辰小題文選序。九科文總序。庚辰浙行日記。杜溪文稿序。與劉大山書。按姜公名櫛。字崑麓。望溪集有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四十年辛巳

先生四十九歲。正月復往浙江。有辛巳浙行日記。集中浙中山水諸記。悉以是年作。是年門人尤雲鶚。為刻先生古文。凡百有十餘篇。名曰南山集。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矣。曰南山。著其志也。友人方百川是冬卒。是年所作。有遊爛柯山記。古樟記。遊天臺山記。鴈蕩記。龍鼻泉記。畫網巾先生傳。再上韓宗伯書。

四十一年壬午

先生五十歲。是年所作。有遊大龍湫記。唐允隆傳。節孝唐孺人傳。送趙驂期序。三山存業序。冬自江甯歸。居南山。按先生硯莊記云。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時吾縣田值甚貴。而良治為余買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硯莊距余居八九

里許。先生之墓。在其左近。予嘗過先生。訪求硯莊故址。問之土人。皆不知。至一地曠然夷衍。平岡環後。繡陌交前。証以先生所作數峯亭記。左右皆合。惟無宅可證。而其後高地。又為懷甯楊氏墳。予徘徊久之。有老者笑謂余曰。此勝地也。墳中人乃尙書。其前空地。昔戴榜眼居住。乃知即硯莊所在。蓋先生子孫。售之楊氏為葬地耳。

四十二年癸未

先生五十一歲。是年所作。有道墟圖詩序。姚符御詩序。芥舟翁壽序。

四十三年甲申

先生五十二歲。是年客姑蘇。按先生時文全集刻本序文末行。有康熙甲申秋日。書於姑蘇寓齋云云。又吳他山詩序云。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又戴母湯孺人壽序云。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為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據此先生客姑蘇明矣。考先生窮河源記云。康熙四十三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予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為記之。則是先生春夏秋客姑蘇。冬蓋由姑蘇入京矣。是年所作。有吳他山詩序。自訂詩文全集

序。趙傳舟制義序。讀易質疑序。唐宋八大家文選序。戴母湯太孺人壽序。沈壽民傳。綠蔭齋古桂記。窮河源記。

四十四年乙酉

先生五十三歲。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五十九名。舉人。里中同榜者四人。何隆遇。吳總。吳紹芳。齊芳起。主試者爲錢塘汪公霖。同里姚公士藹。四書題首題。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次題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三句。三題禹惡旨酒一節。是年始採朱子語錄。纂四書大全。所作有成周卜詩序。傅天集序。和陶詩序。張貢五文集序。禹貢錐指序。送王雲衢之任新津序。朱孺人壽序。金知州傳。蓼莊圖記。

四十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四歲。會試被黜。遂自京師客吳門。操房書之選。按先生丙戌南還日紀云。五月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程爽林稿序云。歲乙酉。余在京師。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時余方從事房書之役。劉退庵先生稿序云。歲丙戌冬。余客吳門。先生亦客吳門。爲日甚久。蓋是冬亦未嘗旋里也。是年所作。有倪生詩序。劉退庵先

生稿序。洪崑霞制義序。儲執禮制義序。繆太翁遺稿序。楊千木稿序。辨苗紀略。恭紀。睿賜慈教稿序。溫灤家傳。張驗封家傳。方舟傳。成烈婦傳。邵生家傳。紀紅苗事。丙戌南還日紀。

四十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五歲。是年春夏。仍客吳門。按先生慧慶寺玉蘭記云。慧慶寺距閶門四五里而遙。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間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云。歲丁亥四月。吳門凌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而來謁。秋辭吳門。客江都。偕柳亦適授徒於此。齊天霞稿序云。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臯。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按梅文常稿序云。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墓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先生所著四書大全。以是冬告成。是年所作。有章太占稿序。蔡阜亭稿序。程偕柳稿序。梅文常稿序。高工部兩世遺稿序。戴母唐孺人壽序。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何

翁家傳。慧慶寺玉蘭記。

四十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六歲。是年入京師。按程偕柳稿序云。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先生四書朱子大全成。友人程鳳來。以是春二月。鐫板行世。有四書朱子大全序。四書朱子大全一書。予向未之見。庚子春。先生之族孫。□□以是示予。刻本甚精好。上下方有硃筆批識。或塗乙。或增補。皆先生親手寫。蓋刻既成後。先生逐年加校。有未安者。仍復審訂。將以重梓也。先生獲罪。此書遂不行於世。乾隆時金壇王步青。爲四書滙叅。所採錄朱子書與先生略同。不知王氏曾見此書耶。抑先後適相合焉。又此本簡首。朱筆識曰。另換他人名亦可。亦先生親手寫者。悲夫。

四十八年己丑

先生五十七歲。是年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殿試授一甲第二名。里中同榜者。有方式濟。總裁爲福建李公光地。陝西趙公廷樞。會試四書題首題知者樂水一章。次題今夫天二段。三題孔子之謂集大成二節。

四十九年庚寅

先生五十八歲。自後數年。先生著作不傳。

五十年辛卯

先生五十九歲。是年獲罪。按方望溪文集兩朝。聖恩恭紀云。始戴田有本案牽連人。罪有未減。而方族附從尤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折本。又按全紹衣鮎琦亭集。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文云。宗人方學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田有日記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學標。先生獲罪。世傳以與余生書。據此則另有日記矣。按望溪集教忠祠祭田序云。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則全言未足據也。

五十一年壬辰

五十二年癸巳

先生六十一歲。是年二月初十日卒。弟輔世自京師扶柩歸。葬於所居南山硯莊之南。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世居桐城南山。以孝弟力田聞。先生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逸事。既窮而遊。多憤時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先生由是益困。康熙己丑。年五十七。始成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詔修明史數十年矣。以史館徵求遺書。凡事涉革除之際。民間多諱不錄。屢裁稿而未告成。先生心竊痛之。嘗著子遺錄。以見其概。又有與余生書曰。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予聞之。載筆往問焉。予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亟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予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予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覈。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讀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粵。永

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僅僅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効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則是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況於夜郎印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予與面論。不勝幸甚。先生是書。並載南山集。世久序而行之。先生及第後二年。左都御史趙申喬追論其事。坐擬凌遲。聖祖皇帝特恩減等罪死。而余生先瘦死獄中。因連獲譴者凡數十人。所著南山集遂禁不出。後百餘年。邑後學戴鈞衡搜輯逸稿。編爲十四卷。先生死年六十一。無子。弟輔世歸葬之南山硯莊。

論曰。伏讀

高宗皇帝御批通鑒輯覽。以福唐桂三王終明代焉。大哉王言。非以著萬世之公哉。趙申喬疏摘南山集有狂悖語。世傳即指與余生書。故備著於編。以俟權史者考之。嗚呼可悲也夫。邑後學徐宗亮謹撰

後序

桐城古文之學。自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相繼興起。區區一邑間。斯文之緒。若流水續於大川。莫之或息。抑云盛矣。望溪以義勝。海峰以才勝。惜抱以韻勝。其後先名古文者。蓋亦多有。而不能不規規三家之域。嗚呼。豈不難哉。南山先生與望溪同時並名。以觸身文網。所作散佚。予往讀先生經藝。歎爲奇絕。因購得所謂南山集者。惜其篇目無多。最後見戴君蓉洲補輯先生文。至十有四卷。亟喜而校錄之。嗚呼。前史歷載文字之禍。至於湛身而赤族者。何可勝數。然其身雖滅。其書具存。後之人猶得藉考其生平致禍之由。爲之悲歌咏嘆於無已。是其名雖屈抑於一時。而可垂諒於天下後世。猶有幸也。若先生生逢

聖祖皇帝邳隆之代。身伏上刑。書刊禁目。世之知者。亦不過視爲汪景祺查嗣庭之屬。而鄉里承學之士。即欲求其遺編斷簡而表章之。亦怵然心悸而爲之止。則甚矣先生之禍之烈也。夫先生夙以班馬自命。有志明史。卒之以此得禍。然當時固有稱其文。得太史公逸氣者。今觀其放筆直書。不齟齬於行墨字句。而起伏抗墜。不稍擬古之所云。

蓋具海峯之才。行以望溪之義。至其自然之韻。得天者優。又非如惜抱之涵泳資深而出之者。吾竊以爲讀先生之文。不必於三家之中求其同。亦不必於三家之外求其異。傳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文自戴君補輯。世頗傳其本。然散佚者尙多。即予所購南山集中四紀略。諸關明季史事。亦未之載。他可知矣。先生事蹟。予旣爲傳見其概。因並發其所以爲文之義。待與治古文學者商焉。邑後學徐宗亮識。

跋

歲庚子夏。沅與二三朋好。縱論桐城古文宗派。如望溪海峰姬傳諸先輩。皆有全書。傳誦海內。迄今不衰。獨南山先生以文字遭禍。書遂散佚不傳。僉爲太息者久之。遡自道光辛丑。先生之宗裔蓉洲先生。始不遺餘力。徧爲搜訪。所得較尤刻原本增多。於是排纂編次。訂爲十四卷。惜乎輾轉傳抄。未有刊本。至光緒庚辰。合淝王公鏡堂。秉鐸於桐。始鐫先生之文以行世。事未歲而王公卒。書成草草。間有脫落謬訛。沅不敏。讀先生之文。竊惓惓而不忍釋。於是乃取舊抄蓉洲先生訂本。以及友人之所藏。爲之參校。復旁羅十餘首。編爲補遺三卷附後。付之手民。適民教相讐。津沽事起。而家君又遠宦數千里外。南北阻絕。不通音問者。兩月於茲。心緒紛如。校事不無訛誤。竊願海內諸君子。讀是書者亮察焉。邑後學張仲沅謹識。

跋

戴褐夫先生集。以先生門人尤雲鶚刊本為最舊。即世所傳南山集是也。至道光間。先生之宗裔鈞衡補輯遺軼。復編為十四卷。較尤本文多且過半。其後先生邑人徐宗亮復輯得四紀略。更為先生作傳。邑人張仲沅又續輯補遺一卷。重刊行世。即最近之本也。實于丙午冬得徐君潤甫贈余尤編南山集鈔本全部。係嘉道間前輩所手鈔。于此猶得見尤本編次之舊。因即依其舊與邑子黃君晦聞共商訂刊之。且尤本題目下皆繫以年。可以考見先生生平行事大概。甚善也。願尤本所載文僅百十首。所遺尚多。因以戴鈞衡所編本凡尤本所未有者。輯為補遺。
內惟張膽墓誌銘一文未收。張某以明參軍仕清。至總兵顧亭林所謂降臣。亡子不
恥于人類者。先生豈復為之。諛墓戴氏收之。真無識也。其張仲沅之補遺。則更為續補遺以附後焉。紀行紀略。別為一卷。并附于後。其乙亥北行日記一篇。不載于紀行內者。因此文尤本已有。不重出也。子遺錄本會前印有單行本。故亦不附于集後。其戴

刻目錄并跋。及年譜。徐宗亮所撰傳。并後序。張仲沅跋。一并刊之。爲附錄焉。於是而先生文之在世者。凡片紙隻字。無不載入。可稱完備。至于先生遺文。晚出後復有所得。則不可知也。先生遭文字之獄。受禍至烈。當其時。文字零落。鄉里後學。無敢爲之收拾者。及後而得蓉洲先生徐張二子。始爲之蒐羅。補苴。僅而獲此。不可謂非碩果矣。先生爲文。得司馬子長之神。爲歸熙甫後一人。余少學爲古文。辭卽好讀先生之文。謂國朝古文之無愧大家者。先生一人而已。今得重刊其集。以償前志。豈非夙所願乎。至先生之文。往往好表彰節義。不遺舊聞。慨然以作史自任。此則不特賞其文字之工。而有關於文獻之足徵者矣。不尤可重哉。後學順德鄧實謹識于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己酉三月十五日印成

戴褐夫集全二冊

定價洋壹圓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粹叢編社

發行所

國粹叢編社

